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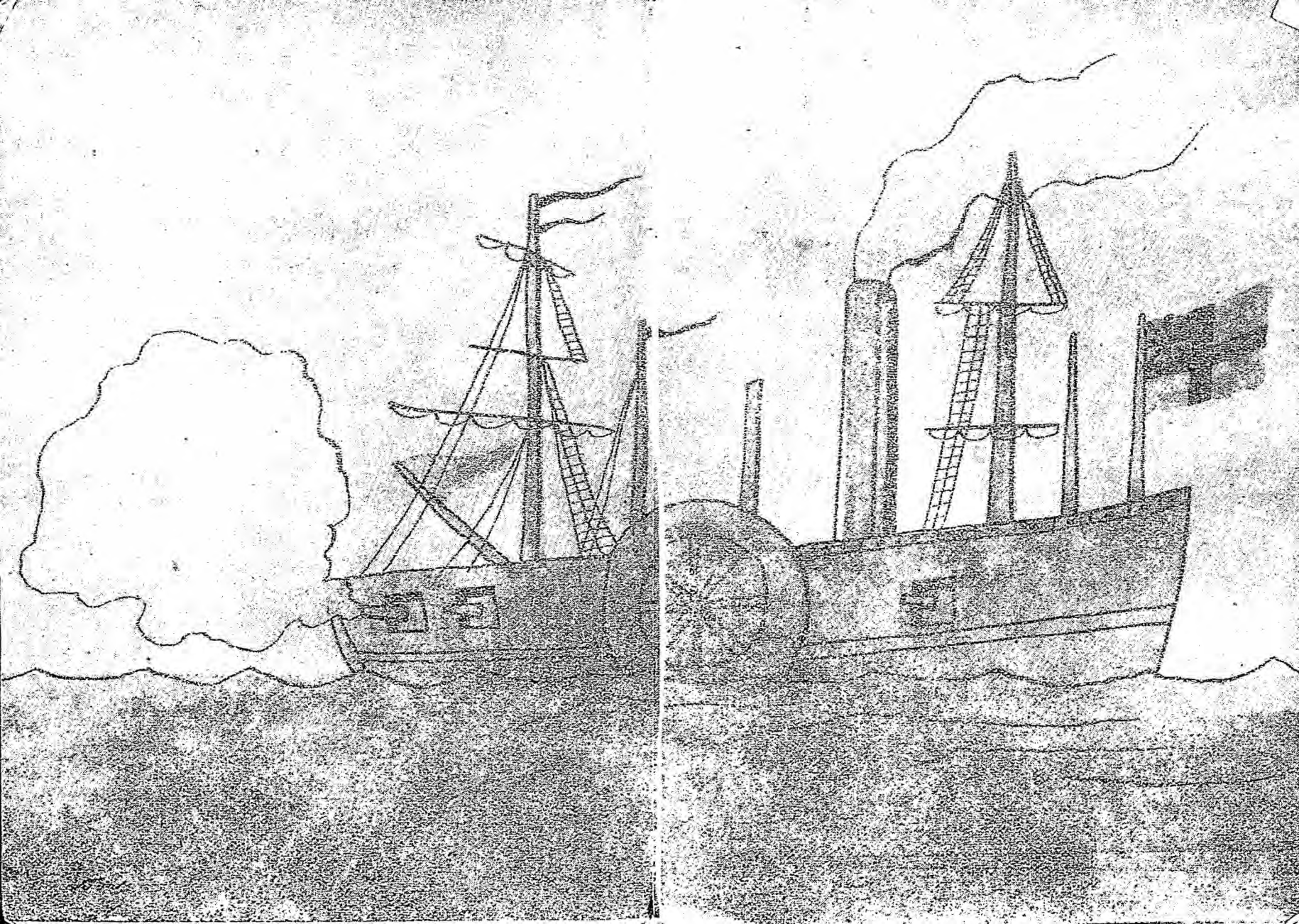
最 初 的 歐 羅 巴 之 旗

一名鴉片戰爭

村山知義著

袁殊譯

1.55
3



世界文學名著譯叢

最初歐羅巴之旗

村山知義 著

袁殊 譯



3 0613 9028 6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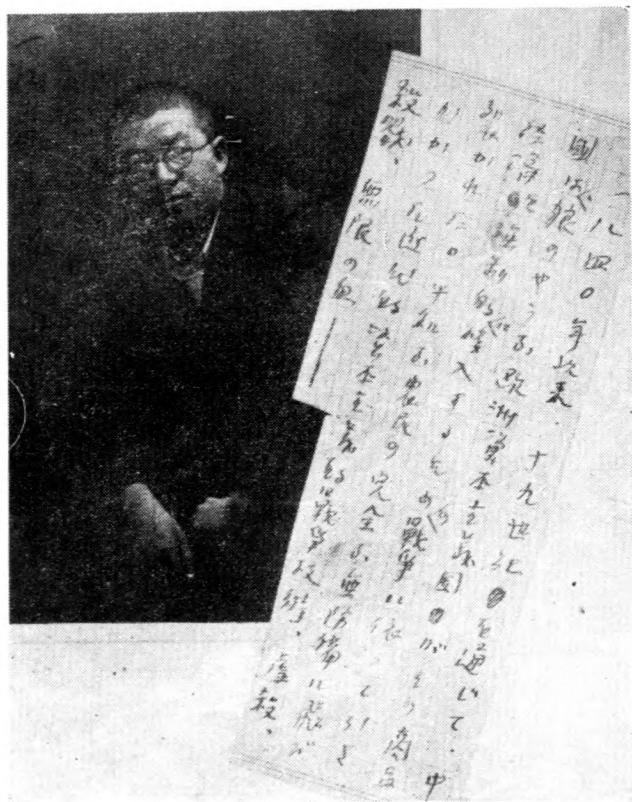
湖風書局出版

地址 七浦路七三四號

861.55
253
2

內 容

村山知義小傳	(2—5)
村山知義訪問記節錄	(7—11)
著者像及筆跡	(插圖)
致中國讀者	(13—15)
舞台面兩幅	(插圖)
最初歐羅巴之旗	(17—81)
在沙漠上	(85—108)
譯者後記	(109—111)



作者像(上)及筆跡(右)

村山知義

——錄文藝新聞39號——

村山氏一九〇一年生于東京。父親是一個醫學士，在他九歲的時候就逝世了。家中沒有一點遺產，他和他母親就這樣地在貧困之中度着孤兒寡婦底悽苦的生活。他母親爲着他盡了所有的心力。那時曾做了基督徒，進了基督教的日耀學校。因而親身體驗了宗教所有的一切封建虛偽的壓迫，對宗教發生了強烈的憎惡和反感。

他在開城中學讀書的時代就碰到了那帝國主義爭霸的世界大戰，那時他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激烈地反對過戰爭。在第一高等學校裏的時代，家庭環

境更加貧困，只靠母親做雜誌記者底微薄的薪水和借債過活，那時他拋棄了基督教，而為厭世思想所襲，憂鬱達于極度。那時在校友會雜誌上發表了二三個短篇，這是筆墨生涯之最初的開始。接着進了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但是學校並不能引起他底興趣，幾乎沒有去上過課。後來就中途退學，勉強借到一些錢，渡德留學。那時德國正是表現主義底全盛時代，他立刻染上了虛無的思想，夢中也在畫圖畫。一年後歸國，組織了一個達達主義（Dadaism）的造型藝術團體。日本關東大地震後，漸漸染上了一些安那其的傾向。

一九二五年六月在文藝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小說‘關於兵士’，從此開始了小說戲劇底寫作。同年十二月為東京築地小劇場做了該撒（G. Kaiser）底‘從清晨到夜半’一劇之舞台裝置，自此熱中于戲劇。一九二六年發起‘心座’劇團。那時開始理解了社會主義，做了‘文藝戰線’同人，加入‘前衛座’。自此，隨着革命運動底進展，普羅藝術底分野中也發生了許多‘分化’與‘合同’的轉折。一九二七年，“文藝戰線”（勞農

藝術家聯盟)沒落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底泥沼中,牠于是脫離‘文戰’,與同志多人另組‘前衛藝術家聯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事件(共產黨大檢舉)後,前衛藝術家聯盟與普羅藝術聯盟合併而組織了‘耐普’,從此,他就在‘耐普’底陣營中擔任演出、裝置、創作劇曲、小說及繪畫,在普羅藝術運動上成就了偉大的功績。一九三〇年五月日本共產黨事件,村山也以‘資金關係’而被捕,不久雖被保釋,但仍是一個未經判決的‘未決犯’。判決之後,至少也須入獄二年。但這一切的壓迫並不能使他發生一點退縮的傾向。反之,他更集中了全力在奮發地戰鬥中。被保釋未久,爲着到農村中去作啓蒙的宣傳,又曾一度被警視廳檢舉,幸而不久就被釋放了。

村山氏是一個富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化運動者。他所參加的文化團體有演劇同盟,作家同盟,蘇聯之友會,東京左翼劇場等。在各文化組織中所擔任的主要職務有文化聯盟中央協議員,文化聯盟大衆雜誌大衆之友編輯委員,演劇同盟中央執行委員長,戲曲研究會幹事長等。

他底著作，無論質和量，在日本都佔着最優勝的地位。主要的著書有下列多種：

一、評論集：——現在之藝術與未來之藝術（一九二五年），‘構成派研究’（一九二六年），‘爲着普羅美術’（一九三〇年），‘普羅演劇論’等。

二、創作集：——‘人間機械’（一九二五年），‘穿了裙子的妮燻’（一九二八年），‘最初的歐羅巴之旗’（一九三〇年），‘暴力團記’（一九三〇年），‘勝利之記錄’（一九三一年），‘東洋車輛工場’（一九三一年）等。

此外尚有童話及童畫共五六種，譯書六冊。實在可說是一個可驚的數量。現時，正在進行一個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事件’爲題材的長篇戲曲，預備供東京左翼劇場作爲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公演的劇本。村山氏作此劇本極費精力，非但對此事件之實際材料百法收集，卽有關此事件之理論亦詳加研究。預料此劇公演，必能給日本勞農大衆許多強烈的興奮。

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村山曾對記者說：“這次的事件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的行動，其主要

的目的就在于把滿洲‘完全’殖民地化，並對蘇聯作當面的進攻。而且，日本帝國主義這類行動絕對不是限于滿洲，牠將擴大及于中國底各地。要澈底消滅日本帝國主義底這類侵略的行動，只有中日被壓迫大眾聯結起來，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華蒂。一九三一，一一，一二，東京。

村山 訪問記節錄

——錄文藝新聞35號——

村山知義——這名字，對於中國人，尤其是日本留學生，不會怎樣的生疏吧？他是一個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的日本的優秀的新興文藝家。除開他專門的戲劇，電影，及關於舞台的技術之外，對於美術，建築等部門，他都有深刻的研究；其他，如小說，詩歌，評論（尤其是關於演劇，映畫的）諸方面，他也有相當的成就。

今早九時許，我們又跑到村山家裏去了。到樓上去。樓梯口，安置着一個小書架。上面擺着的都是‘新興戲劇全集’之類的書。那完全是性格底演劇家底書

架。和村山見面，跑到他的書房裏，這在我們已經是第二遭了。第一次是在本年的六月裏。

主人村山君，也還是和以前差不多，剃光頭，莊重而和藹的表情；假如你在路上碰見他而又和他不認識時，那末，你一定不會想到他是個藝術家，更不會想像到他就是村山。這恐怕也是新興藝術家的一個特徵吧？真的，長頭髮，無處不想表示超羣，拔萃的，藝術家'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

我們最先就問他的著作生活：

“我的著作生活，是六年前開始的，以前幹的是美術。除了寫劇本，做關於舞台方面的技術工作——如導演，裝置舞台之類——以外，還寫評論，小說，詩歌……”

“你的收集材料的方面怎樣？”

“大部分是由 Dramatic League 供給的。”

跟着他還對我們說明 Dramatic League 就是勞働者關於演戲方面的團體。他們在觀劇之後，就開一個批判會。他也出席參加，聽聽勞働者的意見，並調查詢問他們在工場內部外部的生活。

“演劇運動方面的生活呢？”

“從一九二六年起，就開始團體底地，個人底地幹戲劇運動的工作。當時和兩個劇團發生關係，一爲前衛座，一爲心座；前衛座即是現在的左翼劇場，心座即是此刻的前進座。”

“我現在爲止，被你自已認爲代表作的是那幾種？”

“共有三種，暴力團記，勝利的記錄，東洋車輛工場。”

“在三部代表作當中，前二部都是取材於中國的，關於材料的搜集是怎樣辦的？你在中國住過麼？”

“不，沒有住過；但赴歐及回國時，都曾由上海經過，不過只停二三天，什麼也不知道。所以，那些題材都是藤枝丈夫君告訴我的，其次，則以報章雜誌的關於中國勞動運動的記載做參考。”

我們又問他爲什麼愛取材於中國。

“第一因爲中國工農鬥爭的內容，事件都很複雜，而且都是英雄底；第二中日兩國的共同之點很多，以中國的事件爲題材，可使日本勞動大眾同時發

生切身底和國際底情感。”

“你對於中國革命——尤其是被壓迫大眾的，意見怎樣？”

他答道，非合法的運動比日本要進步得多，日本也正在極力學習。”

“你對於中國戲劇運動的意見怎樣？”

“日本的戲劇運動，都不免陷於形式主義，機械主義；中國同志能夠根據客觀情形，採取現實主義，這是很可佩服的。還有，在日本，幹戲劇運動的，大部分是智識分子，希望中國同志應該注意到工農方面。”

“你對於中國新文藝運動有什麼意見嗎？”

“我不懂中文，所以簡直沒有讀過中國的文學作品，除了古代的以外。但我相信中國能有雄大的作品產生出來。日本因為是個小國，一切都小氣，恐不能有那樣的東西。”

“對於中日兩國文化運動的聯繫問題，你抱着什麼意見？”

“在太平洋方面的國家(包括印度，安南等)的新

與文化運動，都應該有組織地聯繫起來。中日兩國的作家因為地理上和其他各種關係，尤其應該組織底地聯合起來。”

最後我們還問起他入獄的感想，和今後寫作的計劃。

他的回答是這樣的：統治階級爲着要切斷我們工作上的聯繫，所以想出種種方法把我們投獄，但實際是不會生效果的。而且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是在獄中也可以做工作的。“最近想寫一個以工農文化鬥爭爲題材的長篇戲劇。”

關於他的入獄，據我們所曉得的，已經有過兩次。後一次好像只是被拘禁在警署裏，沒有正式入獄。

一九三一，九，二八東京。

致中國讀者

自一八四〇年以來，橫貫十九世紀，虎狼般的歐洲資本主義國爲着強制移入其商品經濟，不斷地發動戰爭，中國就被這類戰爭撕得四分五裂了。

加于完全無準備的平和農民的近代資本主義底戰爭技術，殘虐，殺戮，無限底血——這些，繼續着以至於現在。中國底‘殖民地化’就成爲諸帝國主義國底課題。

血腥的‘時代之幕’，是由鴉片戰爭開始揭開了！
讀本書的諸位，我希望都讀一下盧森堡底名著‘資本蓄積論’之第二十八章‘商品經濟之移入’。那裏解剖着鴉片戰爭底原因及經過。我是以這戲曲來描

寫帝國主義諸國底‘中國侵略史’之第一頁的。

就中，日本帝國主義若沒有中國底殖民地就不能存續。中國的無產階級底勝利是日本帝國主義之吊鐘，也是日本無產階級的勝利底行進。中國無產階級底問題就是我們自身底問題。除此之外，我從這樣的見地還寫了三個以中國為舞台的戲曲。——‘黑暗的陣營’，‘暴力團記’，‘勝利之記錄’。

‘黑暗的陣營’是以一九二七年上海警備司令某為主人公的，不過是諷刺的獨幕劇而已。但是以一九二三年京漢鐵道底同盟罷工為題材的‘暴力團記’（一名‘前線’）和以一九三〇年的上海‘五一節’及同盟罷工為題材的‘勝利之記錄’，是很希望譯成中文，給諸君一讀，並且上演的。這些都是曾使日本勞働者大衆驚嘆中國勞働者諸君底偉大的革命力，而鼓起無限之勇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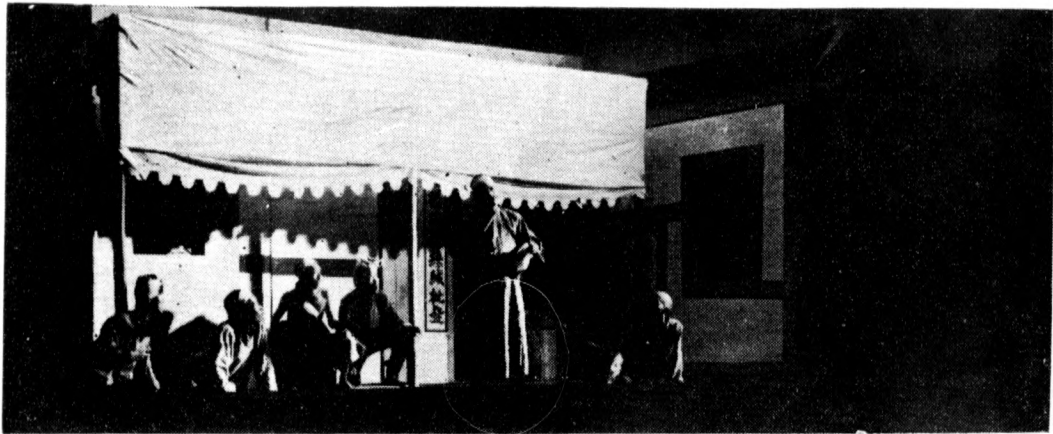
現在，為着一九三二年初，東京‘左翼劇場’底公演，我正在中國同志底援助之下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事件戲曲化。對於我這一些工作，很希望本書底讀者諸君供給各種資料及其他的援助。

附添在這裏的‘在沙漠上’是舊作(一九二七年)。在日本青森地方曾一度上演。但是我自己沒有看到上演的姿態。是‘最初的歐羅巴之旗’尚未改作前的形態，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以我自己演出與裝置，由‘築地劇團’在東京‘市村座’公演，獲着了成功。這舞台面底攝影附載本書。

村山知義

一九三一，一一，二五〇

鴉片戰爭舞台面1.



1929, Feb 劇團築地小劇場
上演於東京・本郷座

鴉片戰爭舞台面2.



1929, Feb 劇團築地小劇場
上演於東京・本郷座

最初的歐羅巴之旗

(又名『鴉片戰爭』)

四幕八場

——運命是銘記了一八四一年七月五日之晨。○(霧波領佔之日) 這一天就是英吉利女皇陛下的旗，開始在如天國的中華國的美島之上翻飛的日子。這花在乎野上開放着了，是最初的歐羅巴之旗勝利的光耀着的飄揚。——

夏伯爾特少佐。——

第一幕

第一場

時：一八三九年，夏。

地：廣東。

人物：

葉新弟——鴉片窟——烟館的主人。

張四哥——苦力，鴉片中毒者。

張的妻。

門特果末利——英國傳道牧師。

龔平山——豪商。

另一個鴉片中毒者。

吸着鴉片的苦力七、八人。

——幕開之前，哀切中繼續着淫蕩的微弱的支那樂的嫋嫋之音。幕開，舞台黑暗。映着墨黑的‘鴉片’兩字的 title，現出又即消滅了。然後忽地一個洋燭亮着，音樂是更一點點地微弱下去。

——舞台於漸漸由朦朧幻迷而明亮了。

——鴉片烟館裏。

——在台上沿着壁裝置的。中國的勞働者們，都曲着身體橫靠在烟床上；淒淒地正吸着鴉片。窗戶緊閉着，從天井射來一點洋燭的光。有新走進來的，加入在吸烟隊伍裏去。——

TITLE ——連續地出着：

○商品是必須要把持市場的。

○——鴉片是毒害物。

○鴉片是東印度公司的商品！

○因此，中國的民衆就——

——仍然瞬時地繼續現着迷糊的鴉片窟裏的光景。繼又黑暗。

——稍待後又明亮着。

——現出同樣的鴉片窟的內部。但，舞台是空着的。——

TITLE ——

○一八三九年，夏。

○廣東。

——張四哥從上手的樓梯急驟踉蹌地進來。

——他是年近四十的苦力。因為鴉片的中毒，脊
衰骨瘦，顫慄着手，從額上流出油汗。——

張四哥 老，老，老——板！【沒有回答。】不，不在嗎？
【沒有回答】老……老板！

——他向周圍尋視着，看見祇有一桿誰人忘記
拿出去的烟槍。就拾起握着，在鼻上嗅着，又用
嘴舌去嚐。——

葉新弟 【烟館的老板，年近五十。出來。】啊呀！說了
多少遍還不知道嗎？不是對你說過，因為下
了禁烟令不可以再吸了嗎？【把烟槍從張
的手上拿去。】

張四哥 【發了烟癮的難過。】老，老板！難爲您，給幫
幫忙吧！禁烟令是知道了的，不過真是太
難，難過了，身體上像從毛孔裏吹出針來樣
的。難爲您，難，難爲您！

葉新弟 【大聲地】不管你難過不難過！與我不相干，
誰問不着誰。禁烟令出了是沒有法子的！

張四哥 禁烟，雖然是命令——這種事，老早我就曉

得了。——難道生意你就不做了嗎？難，難爲啊。

葉新弟 這樣，到了現在，就不管牠是禁令還是放屁，但這回的確真是很緊的了。想起來不管那一個都是明白的，把頭抬起來看，怎樣？說說看吧？【張四哥祇是更加苦痛着。】

喂，放點心眼兒聽着看：“貯藏烟土而持有煙具者，處死刑。”好不好？是死刑囉。“二，如官吏有默許上項情事而未依法執行者，則剝奪官職再加處罪。”這是說，連做官的老爺也都要服從命令的。那末我們更不消說得是沒容赦之情的了。現在做兩廣總督的老爺馬上就要從北京來了，爲什麼你老兄還要這樣的又是若，又是難過？難道你是想你那戴着笠帽兒的頭早些兒讓牠搬家嗎！

張四哥 死，比死還難過得多。鴉片——要是沒得大烟抽，就是和死差不離了。

葉新弟 倒不錯！這就是到死路的一個妙法子呢。

張四哥 唉，唉，……難受啊！拜托你啊，就算這回爲

止，祇要這一趟，難爲難爲你。……

葉新弟 討麻煩的廢話！

張四哥 王八蛋！不給拿出來嗎！不給拿出來嗎？

【興奮的叫着，踉蹌地摔倒下去，身體不動。】

葉新弟 這畜生，你要幹什麼！討厭的東西！滾，給我滾出去。【預備要拖張出去。】

——這時聽得張的妻在外說話的聲音。——

張的妻 葉老板！家裏那要死的冤家來了沒有？

葉新弟 好了，不是你的老婆來了嗎？快些回去。

張四哥 讓我在着，讓我在這裏。就是祇要這樣的聞，【嗅的話音】，這煙味都是好的。講一點情面吧。

張的妻 來了沒？

葉新弟 對你說你的老婆來了呢。

——張四哥聽了這話，起先頗愕然。‘啊吃，啊吃’地喘着，尋找躲藏的地方；於是伏臥在茶兒的背後，臉上表現着極度的恐怖。

——葉新弟把門打開，張的妻走進來。年約三十

五、六歲的病弱婦人。葉沉默的指示張所躲藏的地方。——

張的妻 【叫着】把阿梅賣到那裏去了？

——張祇是益加恐怖着。張的妻跑向前去搖着他。——

張的妻 短命的！咳！賣到那裏去了？——打着出去就賣了嗎，咳！賣到那裏去了呢？把自家的閨女打着出去賣了，你這狗畜生！不是人！
【哭叫着。】

葉新弟 什麼？這混蛋，真把那姑娘賣了嗎？

張的妻 這短命鬼只要有大烟抽，隨便什麼不要臉的事都做得出來。家裏祇有穿的穿在身上了，什麼都沒有！但是大烟的毒氣已經在他身體裏裝滿了，因為不抽烟就不能做生活，不是望穿了我這忍耐着的眼了嗎？但是又為什麼現在要把自家的姑娘賣去當別人的奴隸呢！？你看這該死的畜生！【用脚憤怒的蹴着張。】

葉新弟 慢些，等一等。【向着張】你當真把阿梅賣掉

了嗎？【張沒有回答。】

張的妻 昨天夜晚上他們出去的，賣掉了是不會錯的。【她檢查張四哥的衣袋，取出錢。】看這，這錢是從哪裏來的！【張不答。】滾，到底賣到哪裏去了？【張平伏地上嘔吐，但是什麼也沒有吐出。】

葉新弟 事情已到這樣，就是罵也沒有用了；到底總是要想法子的。

——張的妻放了手，暫時的默然着。忽然大聲地哭嚷起來，伏倒在棹上。——

張四哥 【微小的呻吟。】對，對不起，太難受了啊。難爲吧！

——英國傳道牧師門特果末利旅行裝束從外面進來。——

傳道師 今天好——什麼？什麼回事？

葉新弟 啊啊，牧師，是您嗎？說你去旅行去了，是麼？您幾時回來的？——

牧師 剛才回來。這是什麼回事呀？

葉新弟 咳，還不是抽烟的發了癮嗎。

張的妻 【憎惡痛恨。】這，這不要臉的人！賣去了自己的姑娘。把自己的姑娘——狗！【哭。】

牧 師 啊~~~~知道，明白了。先回家去，我隨後來，去贖回姑娘，滾，起來，起來，回家去。

——他把張四哥抱起來，勉強的送到外面去。張的妻也哭着跟在後面走了。——

牧 師 【在門外】喂，喂！請幫忙把這人送他回家去。【他走進來，依在棹邊，用手帕拭着手。】

葉新弟 真是……您常常行好——

牧 師 不得了，別處還有很多吧？

葉新弟 可不是，什麼也難說得明白的。一下子上了癮中了毒；到了時候沒有得吸就不行了。要不吸，看看張四哥那寒酸樣兒，肚子疼啦，作嘔啦，就難受的和要死樣的！

牧 師 吸大烟的事是祇有害處的好。葉老板也還是早些停歇這種生意的好。

葉新弟 是，每回都承你告誡我。

牧 師 我不是說你壞，這是很正經的事。現在又下

嚴厲的禁令，趁這時候歇下手，開始做別的生意吧。我總可以幫你的忙。

葉新弟 多謝你的厚意。不過這，到底還不能馬上就……

牧 師 但禁令已經出了，生意總不能再做下去。

葉新弟 這樣說，自然總是——我也是想最近就把這店關閉牠。

牧 師 是嗎？那是頂好的。打算做什麼新的生意呢？

葉新弟 還不是馬上不能——

牧 師 不錯的；但是，還是早一些打算定的好。要是做這不好的生意，是不能登天堂的。

葉新弟 不過，我，不論是走哪一條路，要想死後走進那極樂之門，終是很困難的。——

牧 師 你不能這樣說法！上帝對我們，是像愛着那迷途的羔羊一樣。上次給你的聖經，念過了沒有？

葉新弟 噢，還，還……

牧 師 聖經是很深奧的書，說的都是救世之道，要

用心好好的念。

葉新弟 是，是，是要用功的。

——這時，龍平山進來了，躊躇着。他是五十相近的有錢人。——

牧 師 【看見龍的躊躇。】請進來。我要走了，我要作營救鴉片中毒者的大事業。再會。【退場。】

龍平山 作什麼？那白毛子。

葉新弟 啊，是英國的傳道牧師。是個好人，是個很老好的人呢。說些什麼：鴉片是種頂壞的東西啦，什麼我們做這個火烟生意的是不能登極樂國的天堂啦，什麼要救救那些中鴉片毒的人啦；一大套。這鴉片原來還不是他們英國人無理強迫地，送到我國來的嗎？既然是壞東西，那末秘密輸到中國來就算是好的嗎？說什麼假仁假義的：上帝是愛護迷途的羔羊！——壞蛋的白毛子綠眼睛！

龍平山 他們洋鬼子才裝得面面光滑呢！儲藏販賣鴉片的，都是傳道師送進來的；犯罪的倒都

是我們中國人。真是又辣又刁的手段。再給我來這些吧。【指出兩個手指。】

葉新弟 好，【偷腳偷手的取出兩小筒大烟。】價錢是更大了呵，因為這回的禁令是特別的不同呢。

龍平山 那末，要多少？

葉新弟 祇要這些。【伸出五個手指。】

龍平山 別開玩笑！這不是要比昨天貴一倍了嗎？

葉新弟 沒有辦法呀。這回是，從此以後就沒有貨再進來也說不定哩！

龍平山 好，好，不要嚇人吧。哪：「【給葉三枚銀角。】

葉新弟 唉——頂少非要叨光這點不可。【伸出五個手指。】

龍平山 好，好，別太狠了。【再給一枚銀角。】還不是和那白毛子打成一夥的來販賣嗎？總是進不了極樂天國的。

——這時，又從門口走進一有癮的苦力，葉驅他出去。——

葉新弟 你老兄又轉什麼念頭！不行！不行！說沒有了你還不懂嗎！【把苦力推出去，關上門再加上門。】

龍平山 你真太小氣！

葉新弟 小氣也是耍小氣的，大烟的價錢從此以後總是朝上漲的。和他們這些東西的來往，還是早點斷絕的好。

——外面有叩門的聲音。——

葉新弟 【把耳朵附在門裏聽。】王八蛋！警察狗來了。趕快從裏面後門出去。

——龍平山從裏面走出。——

——迴轉台面——

第二場

時：一八三九年，秋。

地：廣東。

人物：

滾哩啊特——在廣東英國領事兼英清貿易事務總辦。

郭子立——年青英人，因永久僑住中國；一切都中國化。

門特果未利——同前場之牧師。

中國人當差的僕役。

TITLE ——

○同日在廣東英國領事的辦事室。

——正面是窗。壁上掛着中國的地圖和維多利亞女王的像。機上置着賬簿和地球儀器。其外還有中國的古董和武器。

——英領事憑窗向外眺望，在想着什麼。僕役持着名片進來。——

僕 役 這位先生等着您。

領 事 【見名刺。】啊，已經來了嗎？好，好，快去和我通報。

僕 役 是。【去。】

——不多時，郭子立隨着僕役登場。出生於倫敦的英國人，因為長久的過着中國生活，故行爲都中國化，着中國服。——

領事 難爲你來得這樣快速。

郭子立 接着信就趕來的嘍。

領事 是。請坐。【移着坐席。】你現在比從前天津時代更進一步的像中國人了呢。是和郭子立這三字的姓名更接近實際了呢。

郭子立 幸與不幸，那些都是沒有辦法的，讓牠那末過下去了。

領事 哈哈哈哈哈……

郭子立 那事情是要趕快的，把傢伙預備起來吧。這是你都明白的一有疏忽就不容易馬上完結；真要耽心着。

領事 不錯。在這裏也是寫得很簡單；但是自那樣以來，事態是一步步的來得緊迫着了呢，聽聽你這個中國的意見看，不是還沒打定主意嗎？所以很急就喊你來。最近又出了禁令，這樣說的，【拿出禁令的紙片看着。】哪：“貯藏煙土而持有煙具者處死刑。如官吏有默許上項情事而未依法執行者，則剝奪官職再加處罪。”

郭子立 啊，比以前的禁令是越發厲害了，但還不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他們出到現在為止，也不知有多少禁令了。

領事 這回看來是比從前的不同了，但話說回頭，從前那些無數的禁令，無論是那一個官都沒有效果；這又是什麼緣故的呢？

郭子立 那自然是大洋錢買通的。天下老鴉一般黑，到處的官吏，都是可以把金錢自由買動。並且因為當官的自己也是吸着鴉片，自然沒有會認真的。

領事 那末，照你說祇有賄賂這一條路了。

郭子立 別的手段自然還有；但祇有這才是最簡捷最確實的辦法了。

領事 無，那要是在別的人做起來，總會不落空的。但這次來的兩廣總督林則徐這個人，倒是個素有剛正名譽的東西呢。

郭子立 啊啊，那個人來嗎？這還是才聽說的，——可真倒有些困難了呢。

領事 他當真是像大家所說的那樣人嗎？

郭子立 咳，一個大混蛋，說着看着就是個瘋子，一種樣子，怎樣來說明他呢？呵呵，有了有了，那個是——對對，是誇大而又有妄想狂的混蛋！是操縱不了的嘍。他總相信着大清帝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是小個頭，鬍子臉，放大了大嗓子怒喊的一個混蛋。

領事 那末，這東西倒是麻煩。

郭子立 不過到底他總是清國的官，不會大不了的吧。那個代價，祇消這兒也把不好的事件加以無理的壓迫；再有相當的金鈔；不是就不會覺悟了嗎。

事 【突然地。】呀郭君！你這話說錯了。我秘密把鴉片運輸到中國來，一點也沒有想到這是不正當的事。本來先進國家輸運商品到後進國來，得經濟的利益，後進國可以被這刺激而發展牠自己國家的工業，這是經濟的常道。所以各國為自己的商品找市場，都在睜睜地張着血眼的！鴉片是東印度殖民地無限的出產品，在我們英吉利是無用而

有害的東西。要是說把無用而有害的東西輸出版賣，能謀國家的富足；這種事難道不是有意義的嗎？

郭子立 是——

領事 我這樣被派遣到廣東來，不消多說的，是爲代表英吉利的利益。况且我更是英清貿易事務總辦。在先的第一着，是要增加鴉片的輸出額；同時一方面必須傾倒全力責成清國政府解放禁烟！如何？你也贊成這議論的吧。

郭子立 噫。【支頤沉思着。】

領事 我在我的任期中，無論如何要把這兩件事作成，這是我堅決的決心，忠於國家之道。所以不管這次禁令的出或不出；要照常打電報到東印度商會去，叫他們還是多量的拿鴉片來，還是多量的栽培罌粟！

郭子立 您是對的。您要是這樣堅決的決心，我也不惜粉身碎骨，以努力於那目的的成就吧。

領事 噫。聽了這話，我也勇氣百倍了。有勞你，在

國家的名份上感謝你。

僕 役 【現出。】傳道師來見您。

領 事 啊啊，這好極了。請進來。【向郭子立。】宣教師啊，實在是個好人。雖然不過是宗教家，但也還有些瑣碎的地方。

牧 師 【現出。】久不見了，領事。您很幸福？

領 事 謝謝你，看來是很有精神的。聽說你也到許多偏僻的地方傳道去了，却也有些肥胖了的樣兒呢。

牧 師 承上帝庇佑——

領 事 給你們介紹吧：這，是對黑暗的民衆在宣傳着福音的門特果末利先生；這位同我們是一樣的英國人；但是住在中國很久了，名字也是叫着‘郭子立’的中國姓名。這回是要他從天津來，此後我有許多倚重於他的，是請他爲大英帝國而服役。

——二人握手。——宣教師與郭子立。——

領 事 怎麼樣？許多的大衆都已經受到了你的惠顧嗎？

牧 師 這……【走到掛在壁上的地圖前。】這樣從貴州省到四川省的邊境去，我幾乎完全絕望了。

領 事 啊？這又是什麼意思？

牧 師 無論講了多少的道，都成爲吹風過耳的樣子；無論怎樣的盡了力，絕對的接觸不到他們的靈魂。他們的靈魂是裝着在狹口的玻璃瓶裏，正像是把手指突擊着那狹的瓶口的樣兒。那上頭，那在瓶當中的靈魂就是酣睡在鴉片烟霧裏。現在我又——您知道吧？那個葉新弟的處所，那個鴉片烟窟——

領 事 【狼狽的。】啊啊——呀呀。

牧 師 那地方我去過了喲，表面是沿着街道，在裏面傳出什麼哭泣叱罵的聲音，一走進去看呢，什麼？還不是衰病的祇有皮包着骨頭的鴉片中毒者。“給大烟把我抽吧。”這樣的哭叫着，主人就趕着他出去。那個鴉片中毒者的老婆，對着男人怒罵着。聽着看，說是那男人爲了祇要有鴉片煙吸，就連自己的女

兒都賣掉了！

領事 無。

牧師 慘酷的事情哪！仔細的看來，完全是被惡鬼纏上身的人！

領事 可怕的事情哪。

牧師 我在這回的旅行，已經真的看出了鴉片之爲害。那真不僅是損傷靈魂與肉體，貧窮的人，是要更貧窮到底的。我從心底裏憎惡鴉片！尤其鴉片流行了全中國，在這兒絕對是不能播殖神的教旨。

領事 啊！對不起，門特果末利傳道師先生，我想所謂神的教旨不是這樣說的。

牧師 什，什麼？說的是什麼意思？那——

領事 我是這樣想的：神的教旨和我們女皇陛下的國家的繁榮，必須要完全一致的。

牧師 那自然是無待言的。——

領事 對吧？鴉片這東西，是印度重要的出產。占着我們對清國輸入品的大部份。

牧師 【異常驚訝地。】鴉片，是英吉利——

領事 對，是英吉利，而且祇有英吉利。【拍着牧師的肩。】但是不必要有什麼就心嘛。“以凱伊察爾（Kaizer）的歸凱伊察爾；以神的歸神。”女皇陛下是信奉神的，神是給女皇陛下幫助的。是兩者沒有矛盾的兩立着的神的遣使，作了女皇陛下的臣的你，難道沒有天職嗎？

牧師 是，——沒有矛盾——

領事 對呀，你要說的，還是在輝耀的將來。這個野蠻的清國，終久是要成爲我們女皇陛下的領土呢。這些人民被育化在正當的政治之下的時候，在這龐大的睡眠的世界，才是神的教旨開花之日嘛。

牧師 【在口裏。】對。

領事 啊，郭君！不爲牧師的平安歸來，要舉一個祝盃嗎？啊，我們先敬女皇陛下萬歲！

——用力地擦桌上的電鈴。——

——暗轉舞台——

第三場

人物：

萊哩啊特——領事

郭子立

伍紹榮

僕役

鄧廷楨

通辯——翻譯員

吏卒五人

TITLE ——

○二月之後

——明亮的。舞台同第二場。

——領事憑窗用望遠鏡向外眺望着。在外面不知道有什麼正在喧嘩騷動。

——郭子立進來——

領 事 你來看，那鋪子前是站滿了士兵吧？不是把商人圍困在當中嗎？

郭子立 【從同窗口看着。】林則徐這東西，完全真是如外面所說的一個渾蛋！不過來一個星期

就這樣了。——賄賂也不能行；從此以後真
想不出怎樣做了。

領事 沒有法子！已經出了一千包。

郭子立 呀，請稍等等，看另有比較好的法子嗎？如
果一起頭就允許他們的要求，還不知道要
出怎麼的花樣呢。就是今朝只出二千包，我
想也不為過多的。

領事 但是那些渾蛋拿去了五萬包吧。

郭子立 唉，請等一下子。現在港裏有幾隻的英吉利
船泊着？

領事 一起有二十五隻。

郭子立 積起來的鴉片都上岸了嗎？

領事 全部都上了。

郭子立 那末，其餘的都完了啊。是以一隻船二千包
計算吧。

領事 【看着窗外。】啊呀，啊呀！怎麼的！？連英吉
利的商人都拘捕着呢！

郭子立 啊——，真的。這真是越發利害了。

領事 這真是大變了，喂，伍榮紹還沒有來呢？

要是來了，就能知道確實了吧？

郭子立 那自然會確實的告訴的。要是在執行拘捕，他一定是會來的。您有什麼事嗎？

領事 今夜倫敦號郵船進口，因為那上頭也一定裝積了五萬包，只要把那放到什麼地方去隱藏着。這裏的渾蛋，還不是一時意氣作用嗎。

郭子立 對對，這是要緊的事啊，趕快來呀。啊呀，現在進來的大概是這傢伙了。

領事 那很好。

郭子立 但不是早就決心了嗎。

領事 嚙。做到什麼地方看吧。

僕役 【現出。】伍榮紹先生來了。

領事 請。

——僕役退場，伍榮紹呼吸急促地登場。年在四十左右。——

伍榮紹 哇，好危險的事！我的頭還在肩膀上拈着的吧？領事老爺。已經是不敢存心要活了的喇！在碼頭上，還不是站着那拿着青龍刀的

狗養的，在巡迴的走來走去嗎？做這生意，真是拿性命擲頭來當本錢的。

領事 【故意的做出驚異。】這樣就馬上洗手不幹了嗎？這兒還把事情留着給你來做呢。

伍榮紹 【倉皇的。】什，什，什麼；完全把，這樣的說去您就不明白，真是委屈。就是在現在冒着這樣的大危險，你一下命令，我還不是立刻遵照辦理嗎？我為你當差，已經不是幾次都把性命不當一回事的嗎。

領事 是的吧？因為曉得你有這種精神，所以還有一件大事，是非靠着你不可的。怎樣？給賣力的吧？

伍榮紹 唉，先請您告訴我。

領事 要是推托的心思，就是這邊說出來也要考慮的。

伍榮紹 又是吞吞吐吐的老脾氣了！嘿嘿，是什麼事誰還不明白，但我總確實的替你盡力。

領事 是嗎？是這樣就很好了。啊說了，是這樣的一回事：你知道倫敦號郵船的吧？

伍榮紹 倫敦號，嚨。

領事 要在今夜進口呢。

伍榮紹 啊，是的。

領事 喂，那裏裝着就有五萬包鴉片啊。

伍榮紹 【驚異。】五萬包？！

領事 說要難爲你的，就是把那在今天夜裏秘密的運上岸，送到什麼安全的地方去隱藏起來。

伍榮紹 【考慮着。】呀，這是大事情——關係着老命的呀——嚨，今天夜裏——因爲這是和平常的時候不同——

領事 做不到的嗎？

伍榮紹 呀，請你等一等，做不到就不夠替您當差了——

郭子立 你說和平常的時候不同，其實買不通的，不過是姓林的和姓鄧這兩個笨東西；下級官吏是老例不變的吧。

伍榮紹 呀，下級官吏這回手也都硬起來了。——嚨，這事——

領事 假使成功了，不待說的是要報酬你的。但這回因為事情是要特別的賣力，從此以後，從英吉利運來的商品，不管是什麼；先總以特定相當的折價，批發給你。

伍榮紹 【忍不住咪咪的笑出來。】這個，是頂括括叫的話呢！——對對對！就去做還是怎樣？我伍榮紹一生一世爲您効犬馬之勞，盡力於這一次重大的事吧。

領事 是嗎？那是難爲的。你很沉着伶俐，事情就付托給你一人。

郭子立 可是老兄，有隱藏的地方吧？

伍榮紹 那不是什麼一千二千的事，是有五萬包的；想起來恰好有一個合適的地方。是葉新弟的家裏，那兒雖然是看做了鴉片窟。但是因爲在不多時以前閉了店，官廳方面倒反而是放心的了，這做去沒有錯。

郭子立 其次，你的事情的順序，沒有遺忘了的吧。可是以乘小划子爲最好，看上去像是荷蘭或者美國的船的樣子。

伍榮紹 滾滾，這一點是老吃老做的。

——這時窗外起着騷動。領事與郭子立忙趨前往看。——

領事 嚙？是向這兒趕來的呀。

郭子立 【向伍榮紹。】趕快從裏門逃走。

——伍榮紹狼狽退場。——

領事 【轉身來。】今夜的事靠着你嘍。【向郭子立。】喂，怎麼樣？

郭子立 什麼？不要緊。能幹出什麼嗎？大了不得是監禁罷了。到最後一等鴉片熬出了就沒有什麼了。

——官兵上着樓梯的聲音。——

領事 【勉強的鎮定。】爲國家嘍！

郭子立 【雖然臉上浮着微笑。】是啊，是爲國家嘍！

——鄧廷楨率領吏卒進來。通辯翻譯鄧廷楨的話。——

通辯 奉林兩廣總督則徐的命令，‘把英國領事哀哩啊特在其本領事館暫處監禁。’其實是在先已經通知過了！因爲在限定的三天期間

裏，你都沒有答覆，所以要搜查領事館，並沒收鴉片。

——領事嘎哩啊特沒有回答的以背向着。鄧卽命令吏卒，共分幾組的施行搜查。——

第二幕

人物：

伍榮紹

月珍——伍的女兒，十六歲。

夥計——二十七，八歲。

苦力八人。

TITLE —— 廣東的街路及伍榮紹之家。

——廣東的街路，在下手的伍榮紹之家。賣着英國製的陶器，器具等。因為抵制英國貨，所以店門半開着。店前的道傍，苦力們嘈雜着；有睡倒的，有唸叫着的，有耽溺於“押寶”的。傍晚。——

○ 走到哪兒都不利嗎？

△ 嚙。

× 工也沒得做的，大烟也沒得抽。

● 【把錢伏蓋在碗下。】呵——

□ 是陰！

● 是陽！【開寶。】

□ 欸——

○ 要老是這樣走途無路，無論偷東西當強盜
都是要幹的喇！

△ 去把那兒在走着的小娘姑們的首飾摘下來
怎樣？

● 這回呢？

□ 是陽！

● 是陰！【開寶。】

□ 欸——

——遠處騷動着，像燒火的聲音。伍榮紹匆匆的
走回來。苦力們讓開一些。——

× 大爺，給點兒事吧！難爲你。老是這樣兒下
去，除死之外沒有別的了。

△ 大爺，難爲你——

伍榮紹 ‘事事事’的，沒有也沒法的！林則徐把英國領事老爺監禁了，以後還要追放英國的商人。說船的話，也不是冷冷落落的祇有一艘荷蘭船進口嗎？你們沒有工作，問我也沒法的。

——這時候到店裏去的伍榮紹的女兒現出，是十六歲的美人，聽着店外的話。——

○ 大爺，真的這樣什麼法子也沒有，但是你店內還有很好的貨品，你金庫裏的銀錢差不多要叫起來了！到現在就是想—想這個情形，萬一我們死在你的店門口，難道就能不做聲不做氣的看着嗎？

伍榮紹 謊什麼？渾蛋！閉下你那放屁的嘴，王八蛋！你們有你們的不同，我自然也有我的道理；不可以一律看待的。現在這樣的沒有法子，不都是林則徐照顧【反語】的嗎？有本事的到總督府去反抗！

——鴉片中毒的呻吟着伏蹲在伍的足下。——

鴉片中毒者 大爺，大烟真的沒有嗎？祇要眼矢樣小的一滴兒都行。走到哪裏都沒有，祇夠聞聞那味兒的總有吧？

○ 下了禁烟令把價錢漲高了。有錢的闊大爺們就可以高興的躺在房裏抽啊。

伍榮紹 說什麼，你這畜生！鴉片在廣東想來總是有的，到虎門去看！林則徐沒收了的鴉片堆起像山樣的在燒着，已經又燒了五萬包一大批了。

× 噯，鴉片？

△ 燒着鴉片？

○ 五萬包？

——都叫着跑出去。——

伍榮紹 去也無用嘍，四週都站着丘八爺呀！嚙，只好遠遠的把手指伸出着去看吧，畜生！

夥計 【呼吸急切的出來。】大爺，怎，怎麼五萬包也就燒了！

伍榮紹 少說些話！

夥計 燒了還在上頭把，把——又怕灰也可噤的，

——把石灰和鹽，撒在灰上，再淨淨光光的拋在海裏去。

伍榮紹 你這不明‘白米煮成熟飯’的東西，畜生！

——伍進店內。

——舞台稍迴轉，店堂中。——

月珍 爸，您回啦。

伍榮紹 啊呀月珍，你在這個地方嗎？叻，到裏面去。

月珍 噯，爸——爸，這回的總督本真是坏人？不過，我想他是個偉人吧。

伍榮紹 哈哈。你用不着耽心這些事。還是快些去做花鞋子好。

月珍 噯，是，不過我，那些苦力本真可憐喲，多少工作都沒有法子的嗎？

伍榮紹 叻 ——不要說蠢話。這個時候沒有法子的也不祇是苦力。

月珍 那末，那樣要抽的沒有鴉片抽，祇有富人才可以有得抽的。

伍榮紹 那也不祇是鴉片，身份不同也是無法可想的。但是，那不抽大烟的，身體却好呢。

月 珍 既然是於身體有害的東西，爲什麼英國人要拿來呢！

伍榮紹 噯！得了，已經得了；這不是要姑娘們來耽心的事。

月 珍 不過，這道理是聽不到誰個教的。牧師門特果末利先生，也說這是孩子們不懂得的事情；不過，倘使告訴了，難道還不會懂得的嗎？

伍榮紹 說了一大遍喲。呵，爸爸太忙了。

月 珍 那末，爸！葉老板家的阿梅請給帶回家來。

伍榮紹 誰告訴你的？這種事。

月 珍 門特果末利先生。說是要把她賣掉給你，但您沒有給錢，所以那邊也不交人。

伍榮紹 噯！這些事都到處說，真是沒有辦法的牧師。好，好，已經知道了，進裏頭去。

——推着她到裏面去。——

月 珍 【被推往裏走。】喂，聽着喲！把阿梅送回家來，聽着喲！

——二人退場。

——舞台半轉到原來的場面。

——是夜裏，月光照耀着，苦力們裸着身體，或臥着，或凄苦的呻吟着。——

第三幕

第一場

時：一八四〇年五月。

地：賽倫島之英國海軍根據地。

人物：

克來特——東印度公司事務員。

英國士兵七八人。

——英國軍艦普羅倫得號裏【是稱爲軍艦的帆船。】之士官室。

——日暮的時分，風與船舷敲打着波浪的聲音。

——

TITLE ——

○一八四〇年五月。

○在賽倫英國海軍根據地的英國軍艦普露倫得號之士官室。

——士官七八人集聚著，一人朗讀新聞。——

士官一 【讀。】“陸軍大臣瑪可來氏登壇，”嗚，咳——
“對清國密輸鴉片，原為觸犯彼國法令所禁，其為不當之行爲，自不待言；故此後我政府須傾全力以絕秘密輸出之根。在先曾卽訓令駐清英領事裘哩阿特：‘女皇陛下之政府，不能為援助英國商人而作破壞通商法律之不當處置，因此英國商人，若有以清國政府之實行國法而蒙受損失，原為其自作自受，無人負擔其責任。’……”呵。

士官二 啊呀，啊呀，居然出了這樣的訓令嗎？不是豈有此理嗎？這樣？

——東印度公司的青年事務員克來特，兩脅滿抱着葡萄酒跑下來。士官們都歡跳起來。——

士官們 【衆口紛紜的。】

- 給我！給我。
- 到這邊來給我。

○ 混蛋！這兒啊，這兒啊！

○ 萬歲！

○ Prado——！

事務員 等等，等一等——不行的——嚷！都是有份的，隨便什麼時候都是這個餓樣子。

士官們 【衆口紛紜的。】話講清楚些個！

○ 兵大爺有酒喝總是多謝的。

○ 不是爲喝爲吃，還爲着什麼來？

事務員 聽見了，聽見了，這事是明白了的。但是，諸君！請稍等一等，我們爲着什麼要熱心熱腸的送這葡萄酒來？這裏有重大的意義。

士官們 【衆口紛紜的。】什麼重大的意義？

○ 請教！請教！

○ 東印度公司支配人關下有演說，大家謹聽！

事務員 嚷，嚙。親愛的諸君，在諸君有以一死以報國的覺悟吧？

士官們 【衆口紛紜的。】

○ 啊哈哈哈哈哈。【拍手。】

○ 喂喂，就醉了嗎？

- 有點點兒。
- 不必說是有這覺悟的。
- 什麼都不消說得。
- 都開瓶飲酒。——

事務員 諸君，在諸君的眼前，是得有和納爾遜提督比肩的機會了。

士官們 【衆口紛紜的。】

- 夠味兒，夠味兒！
- 啊哈哈哈哈哈……

事務員 【變了調子。】喂諸君，別再開玩笑了，講正事啊，不要駭怕，你們明天早晨要向中國出發。

士官們

- 麼，真的？
- 明天早上？
- 從哪兒聽來的？
- 誰說的？

事務員 司令官和艦長在支配人家裏開會，從隔壁房裏偷聽來的。所以拿了葡萄酒來爲你們

祝賀，並且送別。

士官們【狂喜的。】

- 萬歲!
- 萬歲!
- 祝福!【互相的握手，拍肩。】
- 王八蛋，幹去吧!
- 總是等在這兒，屁股也坐得破了。
- 看了這些，像螺絲巢樣，搔着頭上亂髮的，也夠受了!——【指現在所駐地的女人。】——媽的，現在又要看那些豬尾巴了。——【指中國人的辮子。】——我這可愛的眼睛啊，是大飽眼福了。
- 還可以看見纏足的啊，諸君!纏足……，
- 什麼叫纏足?
- 纏足哇，諸君，啊中國女人的脚，是從小時候就把布裹得緊緊的。所以到長大了也還是一點點兒小。
- 噯，走路好嗎，那樣的?
- 噯，搖擺的，說是很好看呢。這纏足真是我

想去看的一個目的。

- 蠢話，懷着這種蠢的目的嗎？
- 不過，這不是那兒的目的又是什麼？老兄！這理由，是誰都不能了解，神秘而不可思議的。
- 要講就快些講！
- 嘿嘿嘿……
- 蠢牛！
- 真的，老兄，快些講啊！
- 好，洗耳恭聽。
- 說了啊，好吧？腳原來是小的，走起路來自然不會穩定吧？那末，力量就自然用到屁股上去了；那末，屁股就強大了啊；哈哈……

一 同 哈哈哈哈哈……

- 品性下劣的東西！
- 反正不是想超度的人，你和我。

事務員 【緊張的。】呀呀，諸君！我又是幻滅的悲哀了！我大英帝國海軍軍人的態度，真出我所想像以外。嚶——幻滅的悲哀！我白拿了葡

葡萄酒來。

- ◎【唱戲的腔調】呀！我的仁兄，請別枉自悲傷。理想與現實不能一致，乃宇宙之運命也。——

- 【向事務員。】到這兒坐下，請坐。請把你偷聽來的話，詳細說出來看。

事務員 詳細也不過是，在這兒泊的五隻船，明天早晨向中國出帆。

- 關於宣戰布告，什麼說的？

事務員 什麼也沒說。

- 打算着實的和清國的奴隸打一仗！

事務員 那不用說。但即使打算開始去戰爭；像這樣嘻皮笑臉的，也是斷斷乎不成的。領事被監禁，商人被驅逐，商品被沒收，這樣還不抵抗要怎樣？有這樣的事情，還不幹要怎樣？還不決心嗎？好吧，使中國爲第二印度！我們製造貨物；把中國就做貨物銷售的市場，這不就是你們的任務嗎？鴉片的生產額，憑着我們的努力來生殖；主要的市場，就是靠

你們去佔領清國。

- ◎ 噫，這是什麼話？教我們爲你們的公司去打仗嗎？

事務員 真說不明白，做大英帝國的軍人要說這樣的話！應該知道，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即是我們國家的利益。還不是爲女皇陛下增加威勢嗎？

- ◎ 要那樣說起來，當然對的。不過看這報上本國的議會吧，這次的戰爭，總好像缺少大的名義。有的議員不是攻擊政府的主戰論嗎？
- ◎ 嚙，總有些不正當呢。違犯了清國的法律，密輸鴉片；而且鴉片這東西是一種毒物，清國政府驅逐密運烟土的商人，燒銷商品，想來也很正當的話呢。就是陸軍大臣，也承認這話的。

事務員 瑪可來氏還不是承認的嗎？【取報紙】。看這，“事態如成重大，所謂既開戰端爲已存之事實；在我方之最高者僅有二，即大英帝國之威嚴與女皇陛下之崇高；於此二者之前，不

問其爲如何之議論與事實，皆不論也。英吉利人民之光榮，與女皇陛下忠臣之義務，均驅我與諸君以赴戰，而且趨獲勝利。”怎樣！看這裏！再，在廣東的傳教師門特果末利氏，是噶哩啊特領事之好友，昨天來了一封信，【從袋裏取出信來讀。】“千思萬考，夜不成眠，我遂得達如下之信念，爲使眠睡之支那大陸之覺醒，必要天神給以靈雷；神之攝理，乃以支那與歐羅巴之間，可依於此戰，而現出光輝之新時代，昨日在虎門外——”就這裏爲止好了。總之，是這樣的說出理由了。還有，這是昨晚在支配人那兒聽見的，怕忘了所以寫了下來。【又從袋裏取出紙片。】噯，對，對：“我英國之於外國經營貿易，不拘彼國之政府及輿論有何異議，仍有強行之權利。”又是如何！

- 不錯呀。
- 【已經醉了的士官們旋迴的叫喊。】我們英國是有權利的！啊。

○ 大英帝國萬歲!

——沒有人應和。——

○ 但是，起先報上政府的訓令又是什麼說的？不是說：“英國商人即使蒙受損失，亦為自作自受”的嗎？

事務員 那個呀，老兄，是外交的辭令咯！還不過是面子話嗎？這個印度進行併吞的時候，也是幾遍的發表了那種聲明書的。而且那發表聲明書的本人，這回還提出對印度的軍事預算案，不是在議會上被可決了的嗎？

○ 噫，議會贊成了軍事預算的？

事務員 怎麼說？看那上頭不是登載的麼：【指報紙。】而且“滿場一致通過”呢。

○ 真的一步二步的幹起來了。

○ 【看報。】“依於首相之發言，全體議員起立，三呼維克多利亞女皇陛下萬歲！”

○ 啊噫，我們也照樣。

○ 噯，照樣，照樣！

——同起立——。這時甲板上喇叭鳴聲。——

○ 啊啊，艦長大人回來了。

——一同匆急的整理棹面酒後的狼藉。跑到上甲板去。——

第二場

時：同年七月。

地：定海

人物：

楊芳——定海岩之司令官

通辯——翻譯員。

生病的士官

士官十人

TITLE ——

○ 一八四〇年七月英軍大舉進攻定海。

地圖——定海形勢。

舞台同第一場。

斂側另掛着布床，士官一病着。士官二從上甲板走下。

士官二 精神什樣？【撫病者額。】

士官一 嚙——

士官二 熱好像大退了。好景緻啊，你起來看看。沿着海岸走過去，支那的老百姓們，都張着奇怪的臉貌呆立在那兒。

士官一 現在什麼時候？

士官二 十點了。

士官一 預定是在十點鐘到定海的。

士官二 已經可以開始看見了呢。

士官一 要打了吧。

士官二 有味兒的事體多着哪。

士官一 倒霉呀，恰巧要緊關頭睡倒了。

士官二 打起精神來。支那是很大的，岩已經就很多了。如果一個兩個的攻破了，病也會好了。

——這時聽見遠處三次大衆的喚聲。甲板上騷擾起來。——

士官二 啊呀，幹什麼？快近岩了嗎？【跑上去。】

——遠處大砲之音，爆彈之音，甲板上大衆的笑聲。——

士官二 【下在半梯中說。】呀哈哈哈哈哈……呵呵，這

些東西真不在乎，還笑哈哈的。大聲的叫喚了三次，開首第一砲一打過來，那砲筒口就打飛了，那砲手也都打死了。真夠味兒，哈哈哈哈哈……那些岩石築得又粗笨，比我們軍艦的甲板還低些，岩裏面的完全可以看得見，給你去看一看！【走上去。】

士官二 【伸出頭去。】一個也沒有打中哪兒，都落在艦和岩的當中。唉，真有趣，‘持着妙不可言的旗子，都是穿着鎧甲的先生嘍。

——這時在甲板上，發了“預備放”的號令。英艦開始發砲。“萬歲”和“打中了”“打中了”的呼聲，在砲聲中漸沉。

TITLE ——

○ 四小時後

——舞台明亮。

——戰事已經完結，士官們一面拭裸着的身體，一面飲着酒。——

○ 就是這樣子，已經是有實戰的經驗者了。

○ 這樣就可領受徽章，真是太可憐了。

- 但是也不錯，那大砲也像煞有介事的在打仗呢。
- 那不是殺敵人比如和殺同伴一樣的嗎？
- 可不是嗎。我真的也要爲這樣子發呆了。我軍沒有一個死傷；那邊砲台就被炸裂了三處，大約總也死了二三十個人。
- 小銃啊，老兄。還是古代的火繩銃呢。
- 喂，支那人倒還算勇敢呢。看見我們軍艦快近到了，還起了三次叫喊的聲音呢。
- 呀，哈哈哈哈哈。

——已上了陸的四人這時回來，手上都拿着清國兵的小銃和青龍刀。——

- 怎麼，戰利品啊。
- 可羨慕的吧？
- 呀，這就算是能殺人的刀啊。
- 不錯，這東西是古時代的戰器。
- 砲台裏連看都不要看的；祇在二個鐘頭裏，三百五十人聽說都死了呢。
- 滿足的大砲，一個也沒發射，就是有破裂了

的東西，是從座架上反動的落下了的。

- 支那兵放棄了一切都逃跑了，負傷的兵士在哭着叫着。
- 但是，UNION JACK【英國國旗】站立着在那岩上的時候，是神氣十足的。因為這是在中國大陸上，翻揚着最初的歐羅巴之旗！
- 還俘虜了一個大將的，是一個滿面鬚鬚的支那男子。
- 是很有味兒的人，想逃走又逃不了；哭喪着臉，一個人還在裝腔作勢的。
- 爲什麼不快些將他帶到艦上來？你這混蛋！
- 就是爲此，所以我們把他縛了，要帶到這兒來。正好趁着艦長上岸去了，大可以和這位支那的將官開開心。
- 這回可是真快活，仗也打過了，清國的大將也被我飽了眼福。
- 【向病人。】怎樣？看樣子聽了大砲的聲音，病也好了吧？

病兵 嚙？嚙，請給我一杯水。

- 行。【倒一杯水給病兵。】
- 我真奇怪，清國的女人這樣歡喜自殺！
- 因為打敗了仗，都是投井和上吊尋死，走到岩裏面的街上去一看，沒有一家不死人的！到處充滿了淒慘的現象。
- 啊，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這種可怕的事情，跑到稍為像樣一點的房子裏去看，屋子裏放置着青年士兵的屍骸；後來想那大概是這一家的兒子，把屍骸從岩上抬回來的吧。跑到另一間房子裏，一個慈祥的老婆婆和美麗的姑娘兩人倒着，兩個人都死了！我正想返身走出來，那死了的婆婆死眼釘住我，咬緊了牙齒，怒叫地哭着。我從不曾見過那樣可怕的臉貌，聽見過那樣恐怖的哭聲。那老婆婆因為兒子和女兒都死了，眼見着我這殺人的犯人，就像在發瘋樣的哭叫起來。那是我一生連做夢都忘不了的惡印象。
- 啊啊！就是這樣的戰爭，也決沒有什麼樂趣啊。

- 唉，這兒倒樂，但是那邊可也真——
- 不過這兩個鐘頭之內，就死了那末多的人！
- 戰爭呀！這還不止是一種怯懦的事呵。

——這時上甲板騷擾起來。——

○ 呀，來了，來了。

□ 貴客駕臨了！

○ 去歡迎去！

——齊跑到上甲板去。

——額面蒼白的楊芳，手被反縛着來了。當通辯的中國人，翻譯着說明。

通 辯 唉，這個人，就是清國定海峯大將楊芳，是以勇將負名的。他的妻子也是出名有才色的女人，但是在今天開戰之前，恐怕丈夫爲了自己的存在而不肯勇敢的犧牲，就可憐的自殺了。她是想的以一死以激他的勝利！【士官們都張着驚異的眼。】

○ 啊啊，驚奇的事啊！多少年紀？

通 辯 是問那女的？還是這個男人？

○ 嗚；男的呢？

通 辯 四十一歲。

○ 他爲什麼不逃走呢？

通 辯 要聽聽看嗎？

○ 是的。

——通辯以中國話向楊芳說，楊芳小聲的毅然地回答。

通 辯 他說：“被敵人看見狼狽之狀，是武士之恥。”

○ 啊啊，很夠佩服的。

○ 留持着可愛的原始性呢。

○ 喂，請替我翻譯一下，嚶——英吉利的軍人，將厚待如閣下的勇將，請安心吧。

通 辯 嚶，嚶，【以中國話細聲的告楊芳。楊芳厲聲的對通辯說了些話。】嚶！他是很頑固的男子，這樣說：“自己既是爲皇帝而戰，不想從敵人取得厚遇。但是，倘若一定說要表示親切，那末就讓我上書給皇帝，‘自己是死而後已的都爲皇帝而戰爭。’請替我傳達去。”

○ 嚶，說着更漂亮的話了！

- 真是很可愛的人啊。
- 但是，看這腦袋後像豬尾巴樣的東西，是不能給他親熱的。
- 不對，從他現在所講的話，却是可以親熱的。

——信號兵走下來。——

信號兵 今夜在旗艦下舉行慶祝戰勝會，招待各艦準士官以上的半數，請你們集合。

- 好。
 - 好，不去參加的人如何呢？
 - 不會馬上就給他一個熱鬧的嗎？
 - 贊成！贊成！
 - 喂，大家都舉行杯子來。
 - 我來領喊，好不好？維多利亞女皇萬歲！
- 一齊 萬歲！
- 大英帝國萬歲！
- 一齊 萬歲！
- 最初的歐羅巴之旗萬歲！
- 一齊 萬歲！

—幕—

第四幕

第一場

時：一八四一年二月。

地：廣東。

人物：

張四哥。

張的妻。

隣婦。

月珍。

阿梅。

滿州兵七人

英兵五人

TITLE —

○一八四〇年七月攻乍浦，八月攻富波。

○現地圖。

○九月英國水師提督巴克，入白河口以脅

北京。

○清帝訴請講和，巴克退於廣東以待。

○廣東之貧民街。張四哥的家。

——夜，正面入口，下手是窗戶。

——從遠處傳來胡琴和小調的歌聲。

——張四哥橫靠在床上。張的妻立在窗口，望外面。——

張四哥 怎麼現在大家都不打了，起先軍艦一開進來，我們總以為夠打的了；誰知道連一槍都不響；那些洋鬼子當官的和我們這兒的大將簡直在一塊玩起姑娘來了！喝飽了燒酒，又是跳舞，又是唱歌。

張的妻 還不是些傻東西嗎！一下打，一下又和好起來。真想不出他們究竟是什麼回事？

——隣婦走進來。——

隣婦 我的天哪，究竟是什麼回事呀？不是好像已經不打了嗎？

張的妻 是什麼道理也真想不出。像這樣子，中國到底是同誰打仗也分不清了。像每天夜裏樣

的，洋鬼子兵拿着鎗，在街上走來走去，說是從什麼印度很遠的地方來的；那些黑皮的兵也排起隊來在路上巡遊着。什麼，現在又都是我們國裏的兵爺了。

隣 婦 還不是吃了敗仗纔停止的嗎？

張四哥 那些兵大爺們也真利害，就是像我這樣的家，也跑進來吵一頓。要是阿梅還在家裏的時候，那才不得了呢。

隣 婦 是呀，真的要是姑娘在家，說不定也要出什麼亂子呢？

張四哥 現在倒是可以安心的啊，——那伍榮紹是和洋鬼子有交情的。

張的妻 像現在這樣的年歲，我們老婆婆是放心的不會怕什麼了。

隣 婦 是呀，這種世界只要年輕十歲，也不曉得要生出多少黃黃白白的小雜種來，哈哈……

張的妻 養出了花花綠綠的小孩子倒還算好的嘍，祇怕是不管你是黃是白，都給送了老命呢！

隣婦 城內城外殺死的女人，怕也有五六百了吧？

張的妻 嚶——不止！總有上千以外嘯！

隣婦 這都是爲了鴉片烟造的孽。

張的妻 一點也不錯，抽大烟的人才會不把自己的
骨肉放在眼裏——

張四哥 糊說！女兒即使放在家裏不是不太平嗎？現
在又爲了鴉片打仗，鴉片既是罪惡的東西，
一起頭就不賣牠好了。

隣婦 【傾聽外面的絃歌。】這些畜生！還在高興
哩！

張的妻 洋兵的官長，都是高高大大的，上身是紅羅
紗的洋裝，下身是雪白的洋褲——

——這個時候，六七個拿着青龍刀的滿州兵闖
了進來。——

張四哥 吶！又來了。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啊，不是仗
也不打了嗎？

兵 一 說什麼！閉上嘴巴。

兵 二 咱們是昨天才從北京回來的，現在要負擔
一個重要的勤務。是滿州的爺們和那些湖

北的叫化子兵一塊幹。

張四哥 一種勤務也好，兩種勤務也好；是好漢就去和洋鬼子幹！

兵 三 【打張四哥。】媽的靶子，現在不就是這話！就是要去殺死在那兒吃醉的洋鬼子大將了。

兵 四 說什麼講和了的話，是想把他們都騙出來，都給殺個精光。反正又是諸葛孔明的妙計。

兵 五 【傾聽着絃歌。】噫——特！高興着哪。
——絃歌忽然止了。——

兵 五 呀！幹起來了喇！

兵 一 對，幹起了。

——這時，遠處有大衆‘哇——’的叫喊。小槍的聲音。——

兵 二 夠味兒，已經開始了啊。

兵 三 去，幹去！

——齊出去。——

隣 婦 喇，又打起來了。【走出去。】

——大砲聲，鎗聲，騷擾來近了。——

張的妻 逃來了喲，又打敗了。

——混亂的跑逃的步聲，破喉的大叫；門開，兩個滿州兵闖進來。從後面兩個英國兵追趕着來，將刺刀把兩人笑着殺了。隨後又把張四哥及其妻殺了。——

英兵一 喂，看吧，都給殺了個乾淨！

——出去。

——阿梅奔進來，伏倒在尸體旁。

阿梅 爸爸！媽媽！……【哭。】

——月珍奔跑進來。拼命的把門的門子死牢的控抵着。——

月珍 快點！不跑不行了；洋鬼子已經看見了！

——瑟瑟敲門的聲音。月珍哭着倒下把阿梅緊抱着。門被打開了，三個英國兵衝進來。兩少女尖銳的喊叫。——

第 二 場

TITLE ——

○廣東城外，五日後。

人物：

琦善

琦善的妻

琦善的子

大衆

士兵大衆

市民，苦力們聚集着。

- 看見了吧，在打仗的時候，敵人的大將還玩着花姑娘呢。
- × 蠢話！你老兄也知道的嗎？那末你，幹什麼不在敵人的大將吃醉了的時候謀殺他呢？
- 是，本來是；那——
- × 我還不是在兵爺那兒聽說的。
- 但是，後來爲什麼又把琦善細起來。
- × 這還不是他們想的法子。
- △ 說幹就真的細起來了嗎？
- × 是的。
- △ 軍人也真是笨貨，打敗了仗又被敵人殺，這事不是細自己人嗎？

——其他的一羣市民。——

● 別大聲說，也許有朝廷的官爺在。

□ 是喲，林則徐總督在時，是有這樣事的。

● 對，對，就是在虎門焚燒鴉片的時候，白毛子領事有大勢力，不是朝廷有停止的話嗎？一下子仗打起來了，白毛子洋鬼才不講面子呢。於是也馬上免職了，退回老家去。

□ 這才真的應‘誤國害民’的話了。

● 大家都不大聲講話，難道真的有做官的在？

——其他一羣——

△ 琦善爺看起來也是晦氣，昨天是廣東、福建、浙江的大總督，今天就是天下的大罪人了。

▲ 這不是不走的問題，這總不過是對大英國的面子罷了。

○ 啊，來了，來了。

——大家一齊擁擠着。

——乘在嚴重的監車上的琦善，被一羣清國兵押着來了。

——琦善的家族跟隨在後面。——

琦善子 爸，爸……

琦善 【在牢車上。】勞你們駕，請讓我和家裏人談一句話。

警護兵 不行，不行。

——琦善妻用手掩着小孩子的口，小孩子不住的喊叫父親。——

琦善 請你幫個忙，最後的請求。

警護兵 討厭！

——別的兵把琦善的妻推開，小孩銳叫的哭着。琦善憤然的從車上立起，雙手被鐐扣着，兵士把他用力的捺往。——

琦善 走！【大叫。】

——兵士們被驚呆了，琦善奔到倒着的妻身邊，睨視兵士，看着羣衆；流着淚。——

琦善 諸位！看見了我的眼淚。想來你們要以爲這不是軍人的精神。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世上會有這樣的一天。軍人不是做奴隸的；因為是軍人，所以絕對不能閉着嘴不講話。

我是要說的，請聽着：我是奉了朝廷命令的，在敵軍進攻白沙河的時候，朝廷命令我，說是已開始講和了，但是這時候朝廷却派遣了五萬滿州兵來。我趁敵人在蓮花港吃醉了的時候去進攻，敵人既知道有變化了，可是我們的軍隊倒反而打起自己的人來了。現在朝廷以爲由於我的專斷才有這次的事，目中無皇上是小事，損傷了國體卽是大罪人了。這樣加罪於我了！天上已經沒有太陽了！我祇咀咒那——

——這時一羣兵把琦善，推進監車中去，琦善把掙扎斷了，奪下兵士的槍，用刺刀自刎而死。羣衆大亂。——

○ 死了，死了！

× 戳破喉嚨口死的！

兵士一 搗麻煩，搗麻煩。

兵士二 反正總是要殺死。

——兵士等把琦善的屍體槓進車裏去。對於失神了的琦善的妻子，有同情哭的，有嘲笑的。

——大砲的聲音。——

× 哇——又打了，又打了！

△ 逃開吧，逃噯！

——羣衆如蜂散的逃跑了。

——被彈子打死的人也有。——

——忽然靜寂黑暗了。——

TITLE ——

○ 英吉利是這樣像揉捏小孩的手似的把清國打破了。

“God save the Kings”【英國歌】響了。

○鴉片是大批的運來了。

○如是連續了九十年的侵略。

○現在中國的大衆起來了！

【紅字。】

——自由歌響了。——

○對華絕對非干涉！【大字。】

一九三〇，四，八，譯畢。

在 沙 漠 上

—— 一 幕 二 場 ——

第一場

時：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正午。

地：阿剌伯，紅海沿岸，從基得一天行程的沙漠中。

人：在南洋可可斯島沈沒了的愛姆登軍艦上的生殘者。全部五十人分別地埋伏在四個戰壕中。這是其中之一的人們。愛姆登副艦長浮·米克大尉，與登堡式的神氣。

齊司林中尉，瘦長的身軀。

其他水兵九人。

舞台 赤黑而熱灼的沙漠中掘的地穴，週圍把沙袋馬鞍和駱駝的死骸作着防禦障地。

水兵們穿着破襤的衣服，和死人樣的橫着穴底倒靠着，据着有兩門機關槍。二個軍官和水兵們離開着。

水兵一 【瞑着眼】呀，臭！我底鼻子！畜生！

水兵二 【瞑着眼】無！燻着，烟冲着。

水兵三 【瞑着眼】庇呀！燒起來，燒起來。

水兵四 【哭泣出來】啊啊！臭呀！上帝！請把這臭氣驅去吧！

水兵五 【悲哀的開始呻吟着。】

水兵六 不要哼，叫你不要哼！

水兵一 我底鼻子，我底鼻子！

水兵三 【瞑着眼叫喊】燒起來了，燒起來了！沒有聽見嗎？我是說燒起來了！

水兵七 【突然跳起來，把掩護物遮住馬鞍，馬鞍上的烟迷漫着。叫起來。】起來！起來呀！馬鞍燒着了！馬鞍燒着了！馬鞍燒着了！

【水兵七八個人都跳起來，亂擾的叫着‘把砂堆上去’‘弄熄了’！不經意的和做夢樣把砂堆在鞍上弄熄了。然後，又一個個倒下來。】

水兵六 媽的!這樣炎熱的太陽!混蛋!

【稍停】

米克大尉 誰個到傍近凱爾茲中尉的戰壕裏去討點水來?

兵士數人 水!水嘍!

米克大尉 你去,希米特!你去拿來!

【年輕的水兵四機械般的從地穴起來將出一步，各處的槍彈，都劈拍劈拍的飛了來，起着小的砂煙。年輕水兵的手被射着了，跌下穴中。】

米克大尉 畜生!鄙吝的土人，從今早起一杯水都沒有喝過。啊啊，多熱嘍!

齊司林中尉 是第三天了啊，隊長!到今天是第三天了啊!這個叫做伯多英族的阿刺伯底強盜們是不疲乏的呢。不住地尋找着，眼睛就和盤子樣的睜大的監視着。

米克大尉 那些混蛋們還增加了。起初來被襲擊的時候是二百來人，但是今天的確已經是超過五百了。

齊司林中尉 十倍了，隊長!是十倍了嘍。這裏的人，

- 是往下的減少，那邊，強盜在不停的增加。
- 水兵一 我的頭上什麼虫爬上來了？替我拿掉，喂，替我拿掉去！
- 水兵六 虫是無論什麼地方都爬着在，遍地都爬着在；怎麼都是拿不掉的。——那小的惡魔！懷着壞觀念的小東西。
- 水兵二 去年八月乘在軍艦上，開出青島以來，也半年多；死好像每天都懸掛在我底眼前，我也成習慣了。——死是什麼？祇是消滅罷了，祇是從腐亂的人間消滅罷了！——愛情是什麼？犧牲又是什麼？那裏面母親的愛又是什麼？這一切，是再空虛沒有了。是浪費，是沒有意義的閑暇！沒有可感謝的必要，也沒有可寶貴的必要。蒼蠅，虫，動物，完全是無意義的。
- 水兵四 是的，假如對：那些從前美好的晨光是什麼？那是夢嗎？那也都是欺詐嗎？有希望，又有愛，也有信仰；一向拿這些作為大的志願的我們，現在，是都消失了。誰也不來解救

我們；敵人是隨便到那兒都有着，從後頭，從後頭的增加着！同伴的要是一人也不在了，世界就完全在敵對的了。譬如現在，包圍着我們的“伯多英族”是什麼？我們在四天前，是連聽都沒聽見過這名字；爲什麼他們這樣快的出現了，而且不顧命的來殺我們呢！？這兒是什麼地方？不是阿剌伯的沙漠嗎？我在一禮拜前，是在夢裏都不知道會要經過這地方！但是，現在這個燒了的地穴，却成爲我們的墳場了！我的，寶貴的一生，祇在我自己是寶貴的；在別的人是什麼鳥相干也沒有！我底生命：——想到和這小虫是一樣的生命，是多麼滑稽。

水兵五 喂！大家都知道嗎？我跳舞的時候跳舞，隨着‘比婀娜’跳舞的時候就跳舞。喂！世界從古到今就是這樣着的嗎？在幼小的時節，祇把自己交給希望和歡喜；到後來就長大了，一閃眼的功夫也沒有，那些都不過是夢在循環的移動而已罷。就是到後來，仍不過是

落得個大的空虛和大的痛苦！世界差不多從古到今是這樣的嗎？是一座小的鋼琴，當媽媽的把牠彈着，彈着，把牠。唉！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

水兵六 哈哈！是音樂呢！這樣的，音樂嘍！美麗的東西！到聽的地方去，無論多少都可以聽得；但在我們已經是切斷了當小孩子的時代了，已經沒有緣分了。音樂是世界上‘呱呱叫’的美麗的東西！聽說在那上頭看不出女人或燒酒的壞處。無論是那一個也要陶醉的！在這樣桃色的，漂蕩的，輝耀的，吹散着金髮樣的，在空中浮動着的東西；那是什麼啊，那就是那東西啊！——音樂呵！正是，長遠的從前的事了呢！

米克大尉 喂，看哪！在那土堆上對着海掛起的是什麼信號？

齊司林中尉 嚨。那是和停泊海岸的“柴布克”取聯絡的。

米克大尉 曉得了！這勢頭，不祇是強盜呢。故意爲要來把“愛姆登軍艦”剩下來的活人，都給殺死！所以讓英國收買着去了！

齊司林中尉 這樣，那昨晚上照着紀達方面海上的探海燈，就是英國軍艦了！

米克大尉 倘使真是那樣，這兒更快的是咱們的坟墓了！

水兵二 喂！聽見了嗎？伯多英的強盜們都被英國收買去了。

水兵六 臉都不要！說都說不出！這種話說也說不通！那樣的，祇是被金錢所收買，來發狂的襲擊我們，置我們於死地。王八蛋！把人命來做生意的人！殺人的專門家！

水兵八 咳！給我不要作聲！沒有看清楚嗎？這樣我們自又有什麼話可說？不仍舊是專門家嗎！

水兵一 幾時我們被錢買過？幾時我們被錢買過？

水兵八 把正義出賣給權力！

水兵六 我是爲祖國而戰！

- 水兵八 祖國？這無論是在什麼地方都是沒有的！那
是有洋錢的富豪們底一個大的榨取機關，
我們不過可憐的被欺騙在夢裏頭。
- 水兵二 你老兄從那兒聽得來的？到現在我還沒有
聽說過這種事。
- 水兵八 我嗎，我是把我底生命去交換得來的經驗。
人類在這是再下賤也沒有了；我們不是專
爲白討苦吃才來生存的！不管是那一個，他
無味的勞苦着；不管是那一個，他要在烽煙
炮火中，或是大海底下，或是在沙漠上死了
就拉倒的。可是，爲了別人的利益，我們吃
着這樣的苦，這個死，才是狗都不如的死
了！
- 水兵九 米克大尉 聽見了啊！明白這事倒是不錯
的。
- 水兵八 他們也該是一樣的！瞧着吧，給我們一塊
兒，看那要殘殺世界上底人發誓的彘怨，也
有了八個月繼續的航海，幾時也死在一塊
兒，結果到底在這地穴裏腐亂吧。

水兵九 我們底情形倒是的；不過這不是正面的狀態。把平常的時候想想，我們和官長們之間在世界上是有很大的相差……？

【突然伯多英族一齊開始射擊了，地穴的周圍都被塵土包埋着。水兵們也都跳起來開始應射着，機關槍也出來活動了。】

米克大尉 【大聲的喊出來】去打！這是我們對祖國最後的努力！我們的名聲被宣傳到世界上去，我們的名字永遠被記憶着。愛姆登萬歲！軍艦雖然在南洋被破壞了，而把無形的戰艦堅持到沙漠來了！愛姆登的戰士們萬歲！

【誰也沒有應和，祇是機械樣的繼續着射擊。】

【那邊突然停止射擊，這裏也停止了回到穴底下來。】

水兵四 呀呀！手痛，手痛呀！

水兵五 帶花了！帶花了！（軍人作戰負傷，在我國士兵們呼之為‘帶花’或‘帶彩’。——譯者）

水兵二 槍筒走火了。

水兵四 把我底手包着，在黑的地方給包上！

米克大尉 他媽的爲什麼很急的開始射擊，爲什麼又很急的停止了。

齊司林中尉 正和現在的事情，昨天也有過了。前天也一樣的；隊長每回都這樣無用的在最後叫着。

米克大尉 壞蛋！他媽媽的每天都交換着在，每天都有新的勢力，要圍住燒死我們的光景。再要一天就可到紀達了，從那兒乘船到愛爾威克或者是得美拉上岸，只要樂意向愛爾·阿拉走到那裏卡司鐵道底大鐵甲車，把我們運到康司坦丁堡，讓我們舒暢舒暢疲勞。到那兒要走到德國已經是一刻兒工夫了。

齊司林中尉 啊啊！麵包！葡萄酒！Beer！

水兵一 誰講這些事的渾蛋！

水兵七 給我死，讓我安靜的死！

米克大尉 那樣長的時間，在人沒艦隊嚴重的警戒網裏頭，慌忙的巡迴來；慢慢的：沒有軍艦

了，沒有帆船了，沒有小艇了，正想着打算上岸，又忽然碰着這倒霉的了。若是法蘭西或者意大利，知道他底性格，那也就好敵對了；但這又是從沒看見過的土人強盜。一直延長着到柏林的鐵道，在先本是很鄰近的。死後的榮譽，死後的榮譽！那實在是‘什麼東西’呢？我說一點沒有上當的事是確實嗎？飯桶！在現在沒有想想那事情是怎樣。當臨死的時候把一生的信念顛倒了，我是怎樣愚笨的生意人！不值得什麼尊敬呵，那種事情。

齊司林中尉 隊長，您是做愛姆登底副艦長，耍猴兒戲的也想不到就會成這樣大的玩意吧？您底大名已經是在全世界擴大起來。您在這兒死也好，生也好；你的歷史的位置是已經確定了，不能動搖的了。啊，我們勇敢過了，隊長。我們總是忠實於祖國的吧？隊長。把敵人底軍艦捕獲或擊沉了二十六隻十四萬四千噸，愛姆登之名是不朽的了；已經是

我們安心立命的境地呵。祇求不要污害了這名聲，那就是很好的。

米克大尉 對了！咱們底任務已經是完了。這次祖國對我們是沒有二話了，我是兩方面都可以的，在活着的當中，或者死了以後，誰都不會笑話。在我們這個樣兒，還有什麼不忍嗎？我們值得，無論怎樣，我是值得的。王八羔子！伯多英族人！被什麼所咀咒的畜生！讓我通過，讓我回德國去！以後和你們這一伙，就沒有任何關係了，沒有名聲的狗！腐亂的坑蛆！

水兵一 腐亂了！腐亂了！

水兵六 呀，什麼臭？

水兵三 馬鞍是沒有在燒着的，馬鞍上已堆埋着砂了。

水兵四 空氣都是在腐亂着，我的胸口也像在腐亂了。

水兵一 老子底鼻子！老子底鼻子真要命！

水兵三 是外頭。是外頭來的臭！【攀上掩護物】是駱駝！是駱駝！都給輕氣球一樣的膨漲起來了。雙腳朝天，一匹駱駝膨漲的破裂了。啊啊！光亮亮的內臟跳出了，青的，鮮紅的，還是活着呢，那東西盤旋着，在呼吸着。熱氣往上沖，那畜生該在膨漲起來，嚙，破裂了。臭得很，一塊塊的化成水流着。那邊現在也破裂了。唉，分尸了，可悲慘的分尸了，一部分在空中，一部分在地上，只殘剩着骨頭。臭呀！臭不可當！亂腸是圓圈的圍了我飛着，啊啊，我底手也起始解體分尸了。【這會兒落下。】

水兵六 把沙蓋在駱駝上，把駱駝埋到砂裏！

米克大尉 什麼臭東西，上來！把砂蓋在駱駝上。去，你給我去！

水兵八 不管！

米克大尉 什麼！？

水兵八 把頭一伸出去，就會被打死。不去！

米克大尉 去！命令！

水兵八 不管!你自己去來!

米克大尉 狗子!【把水兵八的頭抓住。】

水兵八 【雖然被抓住。】你也是抱着要把我們處於死的德性的王八蛋的一伙!畜生!王八蛋的一伙!

水兵九 媽的!【對米克大尉衝突着!】人類對人類,要死一塊兒死。【水兵們都立起來附和着。】

齊司林中尉 停止!幹什麼?無論是死是活,橫豎都是現在最後的一刻了。你們難道要把我們底聲名在這最後的一刻兒弄糟掉嗎?

水兵九 無!活?!這樣子難道還有生路嗎?是沙漠,水也沒得,吸的也沒得,腐臭的空氣!捲着五百桿小槍,燒掉,腐敗了,破裂了,被乾涸的太陽,無論那樣,難道說還有活的嗎?

水兵八 胡說八道已經太多了。我要殺掉你這東西!【再對米克大尉衝上去】

米克大尉 【跳起來,飛起來喊着。】救兵來到了!確

實的救兵來到了。美伽底都督知道了我們在三月二十八日燒放煤烟的事了。在那將要被伯多英族攻擊，放棄了我們逃出了，在一起拖着阿刺伯底駱駝的人們裏，逃到紀達的人也有；這是不錯的。我現在相信有救兵來，我們在這裏不是可以威揚的歡舞嗎？活了！我們是回復在以前更以前的制度，組織是繼續存在的。

齊司林中尉 【哭出來。】啊啊，隊長！這樣援軍是來的了。有活路，有榮譽；麵包啊！康司坦丁堡底女人啊！鐵十字章啊！自己的眼睛可以看見全世界底稱讚，自己的耳朵也可以聽見；這個惡夢之一瞬是過去的了。保守規律，稍爲忍耐一下，祇有一刻兒功夫了。這是，一生一世底光輝的生活啊。

水兵一 說是援軍到了呢。

水兵四 援兵來了嗎？

水兵三 是解救我們的嗎？

水兵五 說是一生一世光輝的生活呢！在我不是說的要跳着舞回來的呢？

水兵六 在我不是說的樂着回去的嗎？不是說的是桃色光輝的安琪兒回來的嗎？

水兵一 沒有砲台的嗎？鉄的房子不是已經威揚的舞動嗎？

水兵二 火藥與爆裂，不是說已經從我們現在而去了的嗎？

水兵五 給我跳着舞回去！

水兵六 給音樂的安琪兒回去！

齊司林中尉 肉麵包噯，康士坦丁堡底女人噯，那末，那末鉄十字章噯！

水兵五 看着看，援軍看見了沒有，也還不知道呢。

水兵六 對的，一定我們是白白的傷心一場了。【攀登上去看】看不見，祇是砂，什麼也看不見！

——【猛烈地一齊起了射擊，水兵六的頭被射穿了落下來。】

水兵七 死了！趕快埋了他，不是又要亂了發臭！趕快埋掉地。——

——【五六個水兵起來圍着把水兵六底尸體埋了。】

水兵四 援兵不來的，說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呢。

水兵九 還不來嗎？大約是不來吧。

米克大尉 【叫喊着。】來了！援軍來了！還沒有看見，但是來了。待一會兒就看見了。再待一會兒好了。

水兵一 說是援軍確實的來了呢。

水兵二 說是說來了呢。

米克大尉 來了！確實來了！我底耳朵聽見那是步的聲音，全速力的走着來了，

水兵四 全速力的？

水兵五 全速力的。

齊司林中尉 榮譽嘯，鉄十字章嘯！

水兵一 在比郎炸沉了俄國底魚雷，是我發射的。

水兵二 最早開出青島，在俄國底林桑打破了軍艦

頭上底十‘生的’半的，是我。

水兵三 埋在可可斯島上的無線電底根頭，點火爆發的，是我。

水兵四 孟買的石油倉庫，最初發彈打中的，是我。

米克大尉 給祖國以名譽的，忠良的勇士們，救兵是近來了呢。不要有可恥的行動，保安嚴祕的規律。

【稍停】

水兵四 援軍是沒有來。

水兵一 援兵怎麼了？

米克大尉 【叫着】在來着我底耳朵聽着了，也已經看見了。

水兵八 跟隊長去看看去。

水兵九 對呀，跟隊長去看看啲！

——【水兵們忽然發狂樣的都襲着米克大尉，他却拚命的死也抵抗着。終於大家都上去，突出半身於掩護物之上；但是伯多英族底一齊射擊都沒有了。靜寂。米克大尉這才大膽了，決意去一看。】

米克大尉 【叫着。】伯多英族一個人也不在了，【不意跳上去。】啊！援軍啊！美伽都督底援軍啊！

【水兵們聽見了這聲音，都發出奇妙的叫聲，一個人也不留的跳出地穴外去。大家都‘援軍喇’‘援軍喇’！地叫着。揮着手，搖着槍。其他四個地穴裏埋着的愛姆登艦員，聽見了這聲音，也都聽見喊叫‘援軍喇’！的聲音。】

齊司林中尉 【雖然是最後才攀上去】保守紀律！保守祕密！在這地穴裏發出的事，誰也不許說！【於是出到地穴外面叫着。】援軍喇！

第 二 場

時：同年五月一日，夜裏。

地：阿拉伯，比卡司鐵道之起點，從愛爾·阿拉車站底月台今夜出發的特別列車的車室。

舞 台 祇看見精美的車室的橫斷面。其他全部都覆着黑暗。左手方面是月台，從那裏傳來歡送人的聲音。車室中頗寬的並陳三張床

——寢台——水兵八睡在其中的一張上。
米克大尉和齊司林中尉立在窗子處談話，
手裏拿着肉麵包底匣子，胸前掛着鐵十字
章。

外面的聲音 勇敢可敬的四十九名愛姆登軍艦底艦
員諸君！我們住留在比卡司的德國人，和土
耳其的國民們；對有勇敢的將士的德國皇
帝陛下底一致從事於擊滅世界和平之敵的
戰事名聲在全世界上轟動如神的諸君；親
切的相見了。不但是從我們的手裏把諸君
向着祖國光輝赫赫的旅路上送出，而有無
限的光榮；這也且是要對神靈深深地感謝
的。諸君現在是安全在友邦土耳其溫和的
懷中，我們是先要在這機會裏，尊敬一切土
耳其軍隊最近當德國國民的偉大的功勛；
想來必是愛姆登軍艦的諸君，也會一同從
心地讚賞的：這就是英國和法國的大艦隊，
約定要於三月十八日闖入達達幼爾斯海
峽，但是忠烈的土耳其要塞守備隊，那天到

夜晚前就擊沉了法國普威號，和英國底伊乃司梯白爾號；法艦的傑果和英艦英佛乃吉勃爾都受了大的損害；於是佔了完全的勝利。還有四月二十五日英法海陸軍共同大規模的要在伽利波里半島上陸行動，土耳其陸軍也得歸了赫赫的勝利！友邦土耳其萬歲！【車內米克大尉和齊司林中尉附和】是的，愛姆登艦諸君！我們仁慈的皇帝，素來是聽說諸君盡忠報國的行動的；那讚賞和感激的心意，已經是鉄十字章在諸君底胸前放着輝彩了。最近我們陸軍阿爾登堡爾將軍所率領的第四軍，依着利用毒瓦斯猛烈的攻勢，必要使依浦爾北方的英法聯軍不到總退却不止，但期約着的我們最後的勝利，不是不經過多少的奮鬥而贏得來的。當着這重大的時機，若是諸君回國了，對祖國底海陸軍人底精神，給他們以大的振作吧。我們想到這裏，實在禁止不住眼淚流到臉上來。【稍停，突然的叫喊：】愛姆

登萬歲!

——【應和這的滿場都是起着愛姆登萬歲之聲】

米克大尉 諸君! 接受諸君的熱沈, 我們愛姆登艦員簡直說不出感謝之詞! 我們只以一死以報祖國之念, 結果是不過當軍人底當然的職務; 但是爲此, 立在諸君讚賞之前, 祇是非常的慚媿。我們, 我們自從一九一四年八月由青島開出以來, 到現在是九個月; 這樣小的任務是決定不滿足的。祖國是要求着我們, 我們是不論何時是乘在軍艦上的, 屆時是更要送好的消息給諸君的。連喝着污水都不足供給的, 我們底肚皮, 現在順從了諸君的厚意, 爲精美的麵包呈顯着很大的混亂了。我底話雖沒有完盡; 但是, 請了! 請爲了這而原恕! ——【盛大的拍手。吹奏德國國歌。合唱。在吹呼中列車出發了。騷擾漸漸的遠了。】

齊司林中尉 【把腰靠在寢台上】馬上就是康士坦丁堡了哪。

米克大尉 從這裏的歡迎，我想我底名聲是比豫想的更遠被喧傳着呢。

齊司林中尉 【很大口的飲着酒】世界中都懸着‘愛姆登’呢！

米克大尉 【大口的飲酒。】輕輕三千六百五十噸的水巡洋艦的副艦長，現在是世界的英雄豪傑了！全世界叫着的聽聽看：愛姆登萬歲！
米克大尉萬歲！

齊司林中尉 噯——，已經是變爲米克‘少校’萬歲了呵！

米克大尉 那末，齊司林‘大尉’嗎？

齊司林中尉 哈哈哈哈哈……【高興得笑個不停】

米克大尉 【哼着國歌的調子。】

齊司林中尉 【對睡覺着的水兵八發氣了。】這個渾蛋！隨隨便便的跑到長官室內來睡覺。

米克大尉 真的生病着嗎？

齊司林中尉 【伸手在水兵八底額上，】熱得很。

米克大尉 在沙漠上這東西是最初對我反抗的，而且最先動手把我的頭推出掩護物外面了

的。

齊司林中尉 和您衝突了後，那些東西都變心了；這
個，他媽的更一步步圖謀上來。

米克大尉 齊司林中尉！這狗蛋要不管我們底生命
來破壞名譽的吧！

齊名林中尉 這狗娘養的一定不能保守那祕密的！

【稍停】

齊司林中尉 這東西是在要死樣的病着。

米克大尉 但是不死也說不定。

齊司林中尉 這東西死樣的生病着。

米克大尉 對！死樣的生着病。

【兩人同時把水兵八底頭緊緊的捏閉住。】

——幕——

譯 者 後 記

關於村山君，在書前華蒂已介紹得很清楚了。關於本書，村山自己也在“致中國讀者”的序文裏說過。我應當附在這末頁上講的，是我翻譯經過的說明：

本年初，爲了補習日文，由鄭君介紹認識了居留上海的日本朋友林守仁君，他拿了“阿Q正傳”，我拿了“最初的歐羅巴之旅”；作爲相互交換補習的課本，經常的交往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後，我們各人就都把这“課本”譯出了。附在後面的“在沙漠上”，還是去年夏天在東京市外西荻窪住着的時候，得了朝鮮朋友李初發君的幫助而譯出的。雖然這譯本曾得了他們的幫助，但爲了要便於上演起見，對於台詞，我曾有

過很多的斟酌；這是難免有錯誤的。所以，讀者發見其中不妥之處，務乞指正。村山君特地爲這中文譯本繪封面，作序，並寄來他的近影，這是要表感謝的。

外國的劇作家，以中國之歷史的，革命的實寫爲腳本的很多，如 S. M. Tretyakov 的“怒吼吧，中國！”（Rear China!）及村山君的“前線”等，這都是在舞台上比中國本國的大衆更早的和別國大衆見過面了的。這一些中國大衆自己用了血肉慘痛的犧牲所製作的史實，反而在中國看不見牠的記錄，甚至連移譯都這樣遲緩的才出版，這於中國的劇作家，應自引爲汗顏吧！

村山在序中說，很希望他那以一九三〇上海大罷工爲題材的“勝利的記錄”，能譯成中文；他又說正在從事寫作一以廣州事件爲題材的劇而希望我們的幫助；這是有待於中國之文化工作努力者們給以答復的！

中國現在是怎樣的情勢下？我們都是在沒有太陽光的暗中睜着怒視的。——豈但怒視而已？不；我還當堅決積極的創作負擔歷史任務的行爲。

“我們在動作中！我們有無限的血！”這話，我將隨同本劇之出版，而一並寄與爲大眾自己之解放而鬥爭，而正在積極的直接的，與那瘋狂着壓迫屠殺中國勞苦大眾的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弟兄——村山。

袁殊。在曙星劇社。

一九三一，十二月，六日。

曙星劇社脚本叢刊

1. 工場夜景
袁殊·適夷作
曙星版·一角五分
2. 最初的歐羅巴之旗(又名鴉片戰爭)
日·村山知義作·袁殊譯·湖風版·五角
3. 第一張號外
適夷作·曙星版(付印中)
4. 左手
袁殊作(寫作中)
5. 全線
日本村山知義作·華蒂譯
6. 震撼中國的三日
日本林守仁作·適夷譯
7. 虫的生活
捷克·却沛克作

20, 12, 20, 付印○
1, 1, 21, 初版○

之 版
證 權

實 價 大 洋 五 角

